

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,得了个“推特治国”的名号——不管大小事,他几乎都会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,无论是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间地点,还是任免国务卿的决定。不过,“日理万机”的特朗普,绝对不是一个人在运营他的推特。在他身后,有这样一个为他出谋划策、打造“特朗普风格”的男人。

就是这个男人 运营特朗普推特



丹·斯卡维诺是特朗普推特背后的“神秘人”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年薪高达100多万人民币

特朗普入主白宫后,设置了一个之前从未有过的职位:社交媒体主任、社交网络总统助理,年薪高达17.97万美元(约合113.9万元人民币)。担任这一特殊职位的是丹·斯卡维诺,他是除了特朗普之外,唯一一个可以登录总统推特并帮他发推文的人。

斯卡维诺今年42岁,与结婚13年的妻子、两个儿子住在纽约州的一栋房子里,家里还养了两条狗。他的日常职责不算复杂,就是协助特朗普运营推特,包括帮他起草草稿,在账号上发布推特。同时,在白宫拥有“御用摄影师”的情况下,他也会跟随特朗普东奔西跑,帮忙拍摄特朗普活动的照片并上传到推特,以及帮特朗普运营“脸书”账号等。

对于刚过不惑之年的斯卡维诺而言,特朗普是他的贵人。早在2013年,推特还没有变成特朗普的“政治舞台”的时候,37岁的斯卡维诺在推特“感谢某人”的话题下发了一条推文:“谢谢你,特朗普!很简单,如果没有你,我不会有今天。”当时,斯卡维诺只是一个普通的、努力的中产阶级中年人,但他知道,自己的一切与特朗普密不可分。

当过特朗普的球童

斯卡维诺与特朗普的交情,可以追溯到1990年,当时斯卡维诺只有14岁,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郡一个高尔夫球场打工。一次偶然的机,他当了特朗普的球童——就是帮特朗普拿高尔夫球杆的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特朗普出手阔绰,一下子给了他200美元的小费。特朗普有一次还跟他说了句:“你将来有一天会给我打工的。”

中学毕业后,斯卡维诺考入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专业学习。毕业后,他先是在迪士尼公司实习了半年,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医药代表,后来结婚成家。多年后,他依然留着特朗普当年给他的那两张100美元的钞票。

到了2004年,特朗普说过的那句话成真了。那时,特朗普已经买下了那家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高尔夫球场,并将其改名为“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”,他给斯卡维诺提供了副经理的职位,斯卡维诺欣然接受,从此干得风生水起。四年后,斯卡维诺晋升为总经理。

靠特朗普发迹的斯卡维诺,也曾短暂离开过特朗普。他开过咨询公司,但不太成功。到了2014年,得知特朗普有竞选总统的打算后,斯卡维诺联系上了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,表示愿意回到特朗普身边。同年11月8日,在埃里克的婚礼上,斯卡维诺向特朗普表态:“如果你要竞选总统,算我一个。”

打造了“特朗普火车”概念

就这样,斯卡维诺重新回到特朗普身边。在特朗普最初的竞选团队中,他不算太突出,可他有一个优势,就是对特朗普“死忠”,而且愿意承担责任。竞选早期,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曾给岳父提建议,让他除了在推特上打造影响力之外,更要重视“脸书”的作用,“一个脸书用户的价值是一个推特用户的10到12倍,我觉得你的脸书账户没有充分利用起来。”听了这番话,特朗普表示:“那你帮我管一下脸书账号吧。”库什纳转手就将这个“任务”交给了斯卡维诺,斯卡维诺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

在特朗普竞选期间,他没有像传统总统竞选人那样,在报纸、电视上投放大量广告,而是把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作为了“主阵地”。传播学专业出身的斯卡维诺深谙此道,为特朗普打造了“特朗普火车”的概念,用于呼吁选民“上车”。一开始,人们觉得这不过是民粹主义上演的一出闹剧,但事实证明,随着特朗普的支持者越来越多,“上车”的人不断增加,“特朗普火车”的概念变得清晰而强大,甚至成为仅次于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的竞选口号。

斯卡维诺运营社交媒体的成功,也巩固了他在特朗普心目中的地位,让他成了呆在特朗普身边时间最长的人。

他是特朗普的“马前卒”

在乘飞机或坐豪车时,特朗普会指挥斯卡维诺发推特,而包括斯卡维诺在内的人会给特朗普的推文内容提出建议。推文“定稿”后,特朗普会先过目一遍,最后由斯卡维诺点“发送”键。

搭上了特朗普的“顺风车”,斯卡维诺的个人账号在推特上也有了47.8万名粉丝。利用这一优势,斯卡维诺在大选期间替特朗普承担了“打手”的职责:他用自己的账号攻击特朗普的政敌,有时是经特朗普“授权”的,有时则是他主动出击。

2016年3月,斯卡维诺在推特上攻击与特朗普同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克鲁兹,称克鲁兹与他的前公共关系总监阿曼达“有一腿”。阿曼达马上回击,说斯卡维诺完全是在“诽谤”。她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说:“大选是场战斗,他们(特朗普团队)作战的方式很肮脏,可他们赢了。斯卡维诺对我做的事,对别人做的那些事,如果他的老板是别人,他可能早被解雇了。但在特朗普看来,这反而成了斯卡维诺能胜任的地方。他(斯卡维诺)愿意代表特朗普用谎言和诽谤去攻击一个人,这在特朗普眼中是忠诚的表现。”

英国《卫报》评论,正如斯卡维诺2013年感谢特朗普时所说的,“没有你,我不会有今天”,如果特朗普的推特背后没有斯卡维诺的运营,也不会有如今的盛况。

个人意见

当了一辈子秘书的她 去世前捐出824万美元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特约撰稿 苏畅 编译

最近,纽约一家福利机构收到了一笔624万美元的捐款,创下了该机构成立125年来收到的最大单笔个人捐款的纪录。此外,这名捐款人还向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捐出了一笔200万美元的善款,作为奖学金基金。然而,出手如此阔绰的捐款人并不是什么富商显贵,而是一名当了一辈子秘书的普通老太太。

这位老人叫西尔维娅·布鲁姆,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。她生前是一名律师秘书,为一家事务所工作了67年,直到96岁才退休。退休后没几年,布鲁姆于2016年去世。但谁也不知道,她竟然默默地积累了这么一大笔财富,还在遗嘱中将800多万美元捐赠了出去。就连她的密友和亲人都不知道她在几十年时间里攒了这么多钱,她甚至从未提起过这笔财富。“她在3家经纪行和11家银行中仔细经营的900万美元,在她晚年时才公之于众,真是令人震惊。”布鲁姆的遗嘱执行人、她的侄女简·洛克辛说。

布鲁姆是东欧移民的后裔,出生于1917年。经济大萧条期间,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长。布鲁姆很早就出来工作了,半工半读地取得了学历:她白天打工维持生计,晚上参加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夜校,最终完成了学业。

1947年,布鲁姆加入华尔街一家初创律师事务所,成为那里的第一批员工,从此一干就是60多年。“布鲁姆是所有人中在职时间最长的,她在这儿工作了67年,看着它发展到如今的巨大规模。”事务所的人力资源主管、布鲁姆的好友保罗·海姆斯说。

布鲁姆的丈夫叫雷蒙德·马格里斯,他曾是



布鲁姆年轻时做秘书的照片

一名城市消防员,退休后担任教师,还做了一份药剂师的兼职。两人感情不错,但没有孩子。独立的布鲁姆婚后没有改姓,而是一直沿用了自己的姓氏,就连她捐出的钱,也并非夫妻共同财产。“几乎所有捐出的钱都在布鲁姆自己名下。”简说,“可能连雷蒙德都不知道妻子名下有多少财富。”

布鲁姆是怎么存下这么多钱的?简说,这得归功于布鲁姆敏锐的观察。“做律师秘书,她得负责老板的生活琐事,包括老板的个人投资。”她说,“当老板让她帮忙买股票时,她也会给自己买上一些。不过,她买的数额很小,毕竟她拿的只是秘书的工资。”

尽管有巨额存款,这对夫妻却一直住在一套廉价公寓中。“她绝不是个奢侈的人,她虽然穿得很得体,但连一件貂皮的大衣都没有。”简说。布鲁姆出行基本都靠地铁或其他公共交通,就连“9·11”恐袭当天都是如此,当时遇袭的世界贸易中心就在离她办公室不远的地方。那天,80多岁的布鲁姆仍乘坐巴士——而非出租车——回家。

海姆斯说,就在布鲁姆退休前,她还看到这位96岁的老人从地铁站里走出,在猛烈的暴风雪中步行上班。

退休后,布鲁姆打算搬到一套高级住宅中去,因为她希望附近有桥牌游戏室。即使是在找房和搬家的过程中,她也坚持乘坐地铁。

得知布鲁姆的财富后,海姆斯也相当震惊。“她从未提起过钱的事,也没有过奢侈的生活。”他说,“她为人低调,不爱炫耀。”

在遗嘱中,布鲁姆只把一部分钱留给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,大部分都捐了出去。624万被捐给当地的社会福利机构亨利街安置会;200万作为奖学金捐给亨特学院。亨利街安置会的执行董事大卫·加尔萨说,布鲁姆的这笔捐款是“无私的象征”,“她是在大萧条中长大的孩子,知道缺钱有多么痛苦。因此,她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充满同情,希望人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。”